

成功结合 城乡互融

美育赋能乡村振兴

□李怀志

近年来,健全美育机制成为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新重点。中央下发的系列文件中,明确了以学校为着力点推进美育事业发展的方针路径,体现出对健全学校美育机制、完善并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体制的高度重视。乡村美育作为健全美育机制的关键一环,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乡村美育推进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可贵经验。首先是在乡村建设图书馆、美术馆等美育场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浙水村的“自然书屋”、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镇石节子村的“石节子美术馆”、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的“薯童乡村美术馆”等公共美育空间,通过不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文艺活动,为学校美育拓展校外空间,并与当地村民保持长期互动。许多美育场所深入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或新建,或对旧有乡村建筑改造升级。湖南益阳清溪村,作为《山乡巨变》作者周立波的故乡,深入挖掘当地文学资源扮靓村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清溪书屋、雕塑、墙绘、智慧剧院等,不仅为乡村美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还为居民创造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和可观收入。孩子们在书屋中阅读经典,在可感的文学场景里穿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播下审美的种子;成人通过参与文化活动、从事文旅服务工作,在传承乡土文化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浙江松阳的“竹林剧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美术馆、乡村剧场,而是采用场地四周天然生长的毛竹,通过编织似的改建形成一处剧场空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镇三河村的虎溪土陶厂,在旧有厂房的基础上进行新式改造,成为一处融合乡村记忆的公共教育空间。

其次,各地积极探索搭建乡村美育空间,通过政府牵头联合院校、机构、社会人士,成立美育实践联盟或基地。2023年12月9日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乡村美育联盟”颇具代表性,由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人民政府牵头,联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云南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十八所高校,并邀请国内其他艺术院校和社会力量共同为乡村美育凝聚合力。长沙市长沙县建立“青创社区”,不仅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乡村美育实践机会,也为广大创业青年提供相关支持。2013年以来,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在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进行乡村合唱公益项目推广,如今已支持全县53所中小学建立起各自的校级儿童合唱团,助力安仁建设成为“中国合唱童话县”。如上述这样的乡村美育社会平台,正在全国多地不断涌现,向以学校为中心的美育系统提供有力补充。

促成成人美育与儿童美育相结合是乡村美育事业下一步可以大力发展的方向。儿童是民族之未来,在针对乡村儿童的美育中,不仅要为他们提供接触具体艺术门类、学习具体艺术技法的可能,关键还要传达正确、健全、专业的美学理念,帮助乡村儿童领略文学艺术,乃至人生与世界之大美所在。应为儿童配套相符合的美育资源,如儿童电影、儿童美术、儿童文学,甚至有益于儿童成长的集体游戏,来激发儿童兴趣,促使儿童人格健全。当下乡村儿童美育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偏远地区尚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以艺术技能教育、美学理念教育为课后选择,可以作为儿童领略世界的窗口、表达自我的通道,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收获艺术经验,在创作中进行艺术疗愈。儿童美育应以儿童为本并关注到人的整个成长阶段的教育,若能通过专业美育为孩子们树立美学观念和增强美学素养,不仅有助于他们当下的全面发展,也会在其未来成长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乡村美育事业不应局限于儿童教育,成人同样有着美育需求。我们需在增强美学素养的基础上,推动成人美育的成果转化。首先,进行成人美育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助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地方政府可结合在地文化资源,鼓励成人创作相关文艺作品,并推向市场,实现经济收益。其次,进行成人美育成果的社会效益转化,助力乡村就业并形成文化氛围。如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到美育事业的管理与经营中,或将经过美育训练、美学素养较高的成人聘为乡村美育讲师与志愿者,参与到后续的美育活动中,以解决乡村美育人才不足和乡村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陕西西县的“户县农民画”,在户县农民画馆为中心的持续活动中,不仅成为当地亮丽的文化名片,还为众多县城居民提供了谋生的技能与发挥创意的空间。秦岭北麓的蔡家坡村,更是因大力发展艺术与美育,从“贫困村”变为“陕西省美丽宜居乡村”“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这里,墙画、俯卧麦田的“大地之字”雕塑、映照山川的“秦岭之眼”装置、一年一度的“忙罢艺术节”等,大大激发了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热情。

乡村美育是立足本地、辐射周边的事业,也可以与城市艺术机构合作,实现居民进城参观展览,或艺术家下乡驻地创作。要鼓励城市专业文艺、美育人才为乡村美育发挥力量,增加乡村美育的专业性,避免滞后规划、盲目建设等问题。在一些本地居民较少或美育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通过实现美育精品化、基地化,吸引城市与外地儿童、成人来到本地接受美育,并与文旅连通,不仅实现经济转化,亦使乡村变成自然美、人文美相融合的美育空间。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浙江松阳竹林剧场



火车从高架桥上驶过清溪村,桥墩上是《山乡巨变》的连环画。

书林漫步

《京剧大典》

一座建在纸上的“生态博物馆”

□赵月斌

当“国粹”成为一种濒危的“遗产”

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进京,造就了伟大的国粹——京剧。二百多年后(2010),这门古老的艺术成功荣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因“西皮、二黄,胡琴、锣鼓,水袖、脸谱”而兴的京剧,却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日渐式微——“名角儿”凋零,观众断层,程式化的表演成为古董式的艺术标本,本应活在舞台上的国粹,只能封存在越来越尴尬的狭小空间。当传统京剧遇到全球化、现代化,当这种“国粹”成为一种“遗产”,它的危机大概就不只是自身的文化适应性问题,不只是艺术表演能否卖座、能否共情的问题,甚至不只是传播方式、市场化能力问题,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反而应该是“遗产”本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记忆形态,不仅它的每一句念白、每一式水袖、每一声锣鼓都带着时间的印记,而且与之相关的每一件文献资料,都可能承载着独特且濒危的历史文化信息。

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戏曲文献集成《京剧大典》,恰是针对这种濒危遗产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与文化生态系统的重建。它以文学剧目典、表演演典、历史理论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分典”的恢宏架构,内容涵盖了经典本戏、折子戏、音乐乐谱、表演艺术家著作、导演论著、身段谱专著、舞台美术图像,最终以61卷分册、2100万字、23000张珍贵图片的雕镂细琢,将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从台上搬到了纸上,不啻以二维的方式重建了一座立体多维的京剧博物馆。这部皇皇巨著,不仅延续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持续推进的文化抢救工程,更以考究的装帧设计和图文并茂的内在肌理回应了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数字化、系统化、制度化整理的迫切期待。

“京剧学”的经典性运作

《京剧大典》既是对京剧艺术两百多年发展历史的一次集中回顾,也是一场学科性结构框架的建构行为。它的编纂框架严谨而细致,以“原典集成,述而不作”为编纂原则,力求完整系统地呈现京剧艺术的基本面貌和学术体系。为确保资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各分典编撰者不辞辛劳,奔赴全国各地,广泛搜集各类京剧底本、手稿、照片等珍贵资料,但是这种搜求又不是线性地“收录”或“汇编”,而是在文献选择、条目配置、体系构造中,表达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制度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大概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剧目与剧本的文献选择——这是京剧“文本谱系”的再定序;二是人物与流派的定位——这是“表演美学”的复刻;三是概念与术语的澄清——这是知识语言的范式确定;四是编纂者与主事机构的配置——这是政治—文化层面的经典性运作。

在此意义上,《京剧大典》构造的是“剧种总谱系”,它试图用大典之体,形成对传统剧种内部结构的重新编码。它不是简单的文献堆积,而是构建了一整套关于京剧的文化记忆机制——从角色行当、流派传承,到剧目谱系、文献史料,再到图像档案与声音文献,它以系统性的知识结构承载舞台记忆,以纸本形式完成文化遗产的文本化安置,所以它不仅是一座纸上博物馆,更是一台巨型的文化记忆“服务器”,由此记录并召唤着一门古老艺术的精神结构。所以,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来看,《京剧大典》并非仅仅是“保存”了京剧,更是在重新“定义”京剧——它通过条目化、分类化、系统化的方式,把一种原本以舞台呈现和口耳传承为主的表演艺术,转译为学术知识、文本档案与文化资本,使其获得在当代语境中的可理解性与可传播性。这种系统性的知识建构实践,既是一项文化认

『时代之子——肖峰、宋初艺术展』举行

肖峰艺术馆开馆暨

本报讯 4月9日,由中国文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杭州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美协、浙江省文联、中国美术学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办的肖峰艺术馆开馆暨“时代之子——肖峰、宋初艺术展”开幕式举行。本次展览分为“旅苏菁华——肖峰留苏作品”“激情赋彩——肖峰归国作品”“同志同心——肖峰、宋初合作作品”“初心写照——宋初作品”四个篇章,展出肖峰、宋初伉俪作品80余件。

肖峰是一位以中国式审美融合西画技法来表现历史和时代的油画家,其代表作如《辞江南》《战斗在罗霄山上》《芦苇丛中任我行》等,追求油画民族化,作品色彩灵动,情感真挚。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第十任院长,他以中国美院的旗帜为心,以时代担当为基,以创新性思考为纲,为中国美院和艺术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2024年,肖峰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为表彰其艺术贡献,杭州市人民政府专门建立肖峰艺术馆,艺术家捐赠了500余件作品,践行了“艺术为民”的初心。肖峰艺术馆以系统性典藏、研究与展示肖峰、宋初的毕生创作为核心使命,深度梳理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脉络。艺术馆由张轲设计,历时十一载精心营造。艺术馆以“桥”为建筑母题的设计语言,恰如其分地隐喻了两位艺术家的创作本质——他们从战火岁月到和平年代的精神旅程,正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桥梁,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在空间中相得益彰,自然与人文的诗意表达形成视觉共振。

展览开幕当日,还举行了“肖峰艺术馆首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社会革命与个体的呈现——时代精神与主题性创作”“生命成长与语言的生成——现实主义在当代”等议题展开讨论。



同的再确认工程,也可视为推动“京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向前迈进的阶段性成果。

让非物质的“口述文化”落地为肉眼可见的实体文献

在文献学与戏曲学交叉领域,《京剧大典》的贡献可归结为一种面向现代的知识系统的再编目行为。它不再仅是“传承资料”的集合,而是以现代编辑学的方式,将大量剧目、角色、行当、程式、服饰、唱腔、声腔、流派等条目归入一个总体可操作的“知识结构”之中,可称为一次文化资料的“编码重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记忆不再是自然延续,而是被存储、编排与制度性配置。《京剧大典》正是这种文化机制的重磅案例,它使原本碎片化、师徒相传的京剧知识,获得了归档权力与话语统合权力。

更重要的是,它用现代出版机制完成了对“口述文化”向“文献文化”的系统转译。京剧作为传统戏曲的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赖非书面传承方式(如口传心授、身段示范),其知识体系更多属于“技艺性的默会知识”,《京剧大典》的整合行为,即是一次系统性的外显转换。这一转换不仅具有存储价值,更具有生产意义——它为后续研究、教学、传播、批评,乃至人工智能、数字化再创作等技术路径提供了客观实用的数据与范式支持。

集体智慧成就的文化资产

《京剧大典》的出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具有堪称庞大的体量和容量,还因为它是一项体现“集体智能”的文化工程。其编纂模式本身就具有制度化特征——由国家一级单位主持,调动全国一线学者与艺人参与。这种集体知识生产方式,不仅具备传统“修志”与“纂典”的权威性,也体现出当代中国学术机制对“文献—研究—传播”一体化路径的总体策划能力。它不是个人表达,而是国家文化意志的一种隐喻,这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背景下,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所呈现的不是单一学者之“主张”,而是一个时代对于京剧这一国粹——“国家艺术”的整体文化认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大典》不仅可与《中华大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儒典》《儒藏》等大型文化典籍同列,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文化自信战略中“文化资产”体系的关键支点。

在这个意义上,《京剧大典》不仅具有专业性,更具有文化象征性。它代表了一种国家文化资产的确认行为,一种传统合法性的存续机制。在某种

程度上,也是对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的文字制度化交出的精彩答卷。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传播机制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任何一项文化成果的曝光度或可见性,往往不再依赖于其内容的“好”与“坏”,而在于其是否拥有适宜的传播策略。《京剧大典》的编纂者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该项目并非止步于纸质出版,而是在内容策划阶段就设定了数字化、数据库化、平台化的后续路径。这是一种典型的“再编码”策略。纸本内容将被转换为可供检索、编辑、聚类、延展的数据资源,进而进入“京剧知识服务平台”或“京剧艺术教育系统”等产品形态之中。这意味着,它不仅是结果,也是一种工具,一种“再使用资源”。

这种传播机制的出现,使《京剧大典》不仅面向研究者与戏曲界内部成员,更具备了公共教育、文化旅游、海外传播、AI训练等多重使用可能性。它已不再仅是一部“文献书”,而是一种平台型文化产品。这也意味着,它的影响力已不再由“被谁阅读”决定,而由“在什么系统中被调用”决定。在平台逻辑主导当代知识流通的格局中,这种“被调用性”成为其文化能量的主要来源。

当然,无论文化策划如何周密,传播系统如何高效,学术表达如何完备,京剧最终仍需回到京剧本身。因为只有当京剧自身的艺术魅力获得更新时,《京剧大典》才不是文化遗产的旧时宫阙,而是文化再生的平川沃野。能否真正成为艺术现代性的一种基础资源,关键在于它所提供的质料是否能进入创造性的表达中。这一点,也许可以借用沃尔特·本雅明的判断:“文化文件既是文明的记录,也是野蛮的痕迹。”《京剧大典》提供了大量原生态的文献资源,足以成为新一代创作者反思与介入的“野蛮素材”。所以,我们期待它不仅成为学者书斋的庞然大物,也能成为导演的编排库、演员的训练谱、学生的学习平台、算法的训练集……唯其如此,这部大典才可能触发文化现代性的能量与延展性。

总之,《京剧大典》的出版堪称中国戏曲文献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典籍—平台—数据—再生”这一路径上,它已不再是阶段性的“结项课题”,它的价值不仅在过去,也在未来。它不仅忠实于记忆,更召唤着创造。在全球文化语境愈加碎片化、同质化的当下,这样一座严整、厚重、体系完备的生态化博物馆,也许正是我们走向未来所必须超越的神圣殿堂。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后浪奔涌,新声可畏

《亚洲新声》今晚爱奇艺首播

本报讯 5月20日,亚洲首档跨国歌手文化交流节目《亚洲新声》在京举办“新声”登陆计划媒体看片会。爱奇艺副总裁、节目监制、总制片人陈涤,制片人杨笑溪,音乐总监梁翘柏以及新声歌手代表潘虹、王泓昊、杨润泽亮相现场,分享节目录制的幕后故事。节目定档于5月23日18:00爱奇艺首播上线。

《亚洲新声》以“后浪奔涌,新声可畏”为主题,打破地域与风格的界限,集结来自9个亚洲国家的新声代实力唱将,他们将共同汇聚于这一专门为亚洲实力新人新声打造的舞台,在各国优秀歌手和专业音乐人的全程见证下,经过多轮激烈竞演,诞生全新一代“亚洲歌王”。

目前,节目已官宣揭幕战的12位新声歌手,分别是来自中国赛区的爱新觉罗·媚、可楼、潘虹、王泓昊、杨润泽、周菲戈,以及来自海外赛区的Amsyar Lee、阿木沙、DALI大海、Daneliya丹妮莉娅、Flower.far佛乐华、May'n中林芽依、SOILBOY小巷男孩。《亚洲新声》以“00后”新声代为主力军,通过中外新声阵营的精彩角逐,为观众带来“火花四溅”的音乐盛宴。看片会上,潘虹、王泓昊、杨润泽还分享了参加节目的收获,称在这趟旅程中不仅感受到不同国家歌手的音乐风格,更交到了志同道合的音乐好友。

据陈涤透露,节目聚焦20—25岁新声歌手,经层层筛选,最终确定32组实力超群年轻歌手。在他看来,“年轻意味着拥有无限可能”,《亚洲新声》正是要汇聚亚洲最具潜力的年轻力量,让他们在竞技中展现才华,共同成长。

(许 莹)